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

韩琦 主编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 (E. Bradford Burns)

朱莉·阿·查利普 (Julie A. Charlip) 著

张森根 出版主持/审校 王宁坤 译

(插图第8版)

# 简明拉丁美洲史

Latin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8e

——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拉美国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

韩琦 主编

(插图第8版)

# 简明拉丁美洲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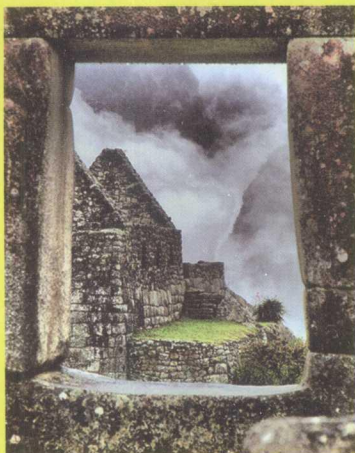
Latin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8e

——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

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 (E. Bradford Burns)

朱莉·阿·查利普 (Julie A. Charlip) 著

张森根 出版主持/审校 王宁坤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拉丁美洲史——拉丁美洲现代化进程的诠释:插图第8版 / (美)伯恩斯、查利普著;王宁坤译.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 9

(拉美国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

书名原文: Latin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8e

ISBN 978-7-5062-9586-4

I. 简... II. ①伯... ②查... ③王... III. 拉丁美洲—历史 IV. K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4052 号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ntitled LATIN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8E, 9780131930438 by BURNS, BRADFORD E.; CHARLIP, JULIE A.,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publishing as Prentice Hall, Copyright © 2007 by Pearson Educatio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Pearson Education, Inc.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TD., and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Copyright © 2009.

本书封面贴有 Pearson Education(培生教育出版集团)激光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3478

## 简明拉丁美洲史(插图第8版)

---

丛书名: 拉美国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	丛书主编: 韩琦	出品: 吴兴元
著者: (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E. Bradford Burns)	朱莉·阿·查利普(Julie A. Charlip)	
译者: 王宁坤	审校者: 张森根	责任编辑: 方理

---

出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6.5 插页 8  
字数: 410 千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 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

ISBN 978-7-5062-9586-4/C·65

定价: 39.80 元



本译著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项目批准号: 06JJD770017) 的成果之一

本译著由

南开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985 工程”二期项目) 资助出版

## “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总序

从 18 世纪后期开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或早或迟地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现代化研究的历史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个转变的过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的规律,用来指导我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尽管少数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但占世界国家和人口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正方兴未艾,中国正在高速走向现代化。因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现代化研究仍然是一个现实意义极强的课题。

追寻工业文明是现代化作为全球历史进程的共同特征,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历史遗产、文化传统、经济技术改造和社会改革的方式、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等方面的差异,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代化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单一模式。研究和比较各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从中寻找出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性和个性,并使本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到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也就是将现代化普遍规律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实现现代化的健康顺利地发展,这是我们从事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

在第三世界中,大多数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其现代化历史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拉美国家则不同,如果从 19 世纪初的独立运动算起,至今已经有了 200 年的寻求发展的历史;如果从 1870 年算起,其现代化进程也已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唯一一个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种经济现代化战略,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工业化、新型出口导向三种发展模式的地区。拉美的政治模式也经历了考迪罗主义、寡头威权主义、民众威权主义、官僚威

权主义、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演变。由于拉丁美洲是由 33 个国家和地区组成的,各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充满了多样性,因此,拉丁美洲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丰富多彩的现代化“实验室”。这里积累了现代化建设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国内拉美学界对拉美国家现代化的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并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特别是 2002 年以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苏振兴先生为首的课题组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拉美现代化道路研究”,辛勤耕耘,历时四载,最终以《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面世。该书五十余万字,从现代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动、政治现代化等方面对拉美地区现代化做了比较详细全面的阐述,将国内的拉美现代化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这本著作是以“地区”为单位研究的。我们通常讲的现代化首先是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因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载体。因此,以“国家”为单位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道路加以剖析尚是拉美现代化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2006 年我们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于该年年底获得批准。本丛书正是该项目的结项成果。该课题最初的设计是由五本专著组成,即《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北京大学董经胜副教授)、《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韩琦教授)、《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董国辉副教授)、《古巴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萍教授)、《中美洲现代化道路研究》(南开大学王翠文副教授)。确定这样的五本著作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我们要加强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的国别研究。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是拉美的三个大国家,其面积和人口加在一起均占整个拉美的一半以上,它们启动现代化的时间比较早,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也比较高。它们虽然都想走一条“中间道路”,但巴西现代化是在咖啡经济带动下启动的,瓦加斯的民众主义政府实行了“巴西化”的进口替代,在军政府的官僚威权主义时期,巴西现代化出现了“巴西奇迹”。墨西哥现代化在通过墨西哥革命否定了迪亚斯的早期现代化模式之后,进行了卡德纳斯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新,然后在革命制度党的领导下,现

代化取得了长足发展,出现了“墨西哥奇迹”。阿根廷的现代化在 20 世纪初是拉美国家的佼佼者,但到 20 世纪末却被称为“破落”国家,政治长期动荡和经济由盛而衰成为人们费解的“阿根廷之谜”。古巴是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一直在探索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美洲由七个小国组成,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是外国列强极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属于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的地区。应该说,这是五个特点鲜明、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但是,作为拉美主要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研究,仅仅这五个国家和地区似乎又不能反映其全貌,为了避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我们接受了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森根先生的良好建议,将美国著名拉美问题专家伯恩斯先生的《简明拉丁美洲史》(王宁坤译、张森根校)的最新版本(第 8 版)纳入到本丛书中,这是一本从现代化的角度诠释拉丁美洲历史的名著,它的加盟为我们的丛书锦上添花,弥补了本丛书地区研究的不足,从而使拉美现代化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在本丛书中能够得到较好的体现。在此,我们对已经驾鹤仙去的伯恩斯先生以及对第 8 版的修订作出重要贡献的朱莉·阿·查利普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2003 年中国的人均 GDP 超过了 1,000 美元大关,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现代化速度的加快,中国的能源、原材料需求与日俱增,中国也需要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市场,而拉美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广大的市场吸引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中国来说,拉美的战略地位愈益凸显出来。然而,正如我国拉美史专家林被甸先生所言:“近年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扩大,拉美的重要性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日益增加。但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他们丰富的自然资源,那里历史上出产过闪闪发光的白银和黄金,今天又有数不尽的铁矿、铜矿和石油。可是拉美除了这些有形资源外,还蕴藏着一份极为宝贵的无形资源,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这份无形资源就是他们 200 年寻求发展的历史和经验。”“开发这份‘无形资源’,总结拉美国家寻求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正确选择发展模

式,把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sup>①</sup>林被甸先生的这段话寓意深刻,但愿我们的这套丛书能为开发拉美的这一宝贵的“无形资源”作出微薄的贡献!

**韩 琦**

**2009年4月30日于南开大学**

---

<sup>①</sup> 林被甸:“当代视野下的拉美史学新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3期。



## 第 8 版译序 从“进步的贫困”到“发展的劫掠”

本书译自 2007 年英文第 8 版。自 1972 年本书问世以来,一直是美国各大学拉丁美洲历史概论的基础课本和拉美研究的入门读物。它在 1972—2002 年的 30 年间,共出了 12 种不同的英文和西班牙文版,入藏世界各国 1,462 家图书馆。一位美国教授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专为本国学生了解拉丁美洲而编写的历史课本,竟从英语世界进入了西班牙语世界,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不由得令人感慨系之。

1989 年,我们将该书第 4 版译成中文在我国出版,被一些开设拉丁美洲历史课程的高等学校列为参考读本,同时也受到了学界、经贸界和党政机构的一致好评。伯恩斯教授曾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他深情地写道:“中国人毕竟同拉美人有着一些共同的相似的历史经验……中国读者由于有 20 世纪亲身的经验,对于充分了解当代拉丁美洲的活力,他们是十分敏感的。”

正如伯恩斯所估计的,中国渴望了解拉丁美洲并真诚地盼望分享他们的历史经验,以便与他们一道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民富国强,欣欣向荣。从本书中文第 4 版到中文第 8 版的 20 年里,中国对拉美的认知程度以及中国和拉美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已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众所周知,在对外情外域的认知方面,对历史和现状的了解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互为犄角,衔尾相随。随着彼此间交往的不断深入,我们就会从粗浅了解拉美今天的政治和经济深入到它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进而又能更深入领悟它们当下的政治背景和经济情况。

为了使我们更系统更理性地了解拉美,也为了使中国人能有效地向拉

美介绍中国，以使拉美也同等地了解中国——这是我向读者再次推荐本书的唯一心愿。

伯恩斯教授的《简明拉丁美洲史》自首版至今已有 37 年了。1995 年 12 月他病故后，由美国惠特曼学院拉美史教授朱莉·阿·查利普教授在前 6 个版本的基础上完成了第 7、第 8 版。查利普教授说，她“力图延续本书的特点，追随伯恩斯教授难以追随的足迹”，并对原书的结构和内容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调整、修订和增补。因手头没有该书的第 6 版（1994 年）、第 7 版（2001 年）可供参照，这里难以对普利查教授的后续工作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但仅就第 8 版而言，她至少做到了以下三点。

(1)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伯恩斯在本书首版以来一以贯之的基本观点，即本书的宗旨仍然是：“殖民地历史长时期遗留下来并在 19 世纪得到加强的体制结构，至今还继续存在着”，因为，这里的上层人士仍然“趋于将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整个国家的利益和愿望混为一谈”。而“维持现有体制比实行真正变革要容易得多”，这就造成了拉美永久的不解之谜——在具有巨大潜力的富裕地区中却普遍存在着贫困。结论是，为发展而斗争是当代拉美的主旋律。作者的话语超越了时空与国界，已成为至理名言。

(2)扩充了内容，使本书叙述的时间下限延续至 2005 年左右。本版第 11 章的大部分内容，如关于新自由主义、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墨西哥萨帕塔运动、拉美左派政治领袖的纷纷上台——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1999 年)，智利的里卡多·拉戈斯(2000 年)，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2003 年)，阿根廷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2003 年)，乌拉圭的塔瓦雷·巴斯克斯(2005 年)和 2005 年 12 月在玻利维亚的选举中当选为总统的埃沃·莫拉雷斯，后续者都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连查韦斯热衷的南方石油公司和南方电视公司、哥伦比亚的两支游击队(FARC 和 ELN)以及与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相抗衡的世界社会论坛，也都在她的视野之内，足见查利普教授如同伯恩斯教授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使教学与写作贴近现代生活。

(3)增添了大量补充资料，拓展了历史工具，使本版更臻精美可读。本版

不仅有精选的统计资料、概括性、典型性较突出的图表以及与正文叙述相配衬的插图,而且还专门列有《从艺术看拉丁美洲》和《从小说看历史》两篇附文。本版的附录与正文相得益彰,使读者耳目为之一新。作者苦心孤诣地指出:历史学作品与艺术作品之间有共同之处,二者的界线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历史学家用他们的想象力,又根据自己对资料的潜心研读,将过去展现并叙述出来。小说家用他们的想象力,用感情、激情和抒情来表现,这一点很少有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能够与之匹配。譬如,如果有人想了解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是如何运转的,他可以读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作品,可以读卡尔·马克思的分析,也可以读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本版对口述史资料的引用也有独到之处。

由是观之,查利普教授作为伯恩斯这部权威著作的合署者应是不负盛名。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本书中文第4版或第8版,伯恩斯教授这部著作的精华所在是他对拉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诠释。他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视角,对拉美各国现代化道路的抉择做出了深刻分析。

他认为,起步于19世纪下半期拉美各国的现代化,只是一种“表面性的现代化”,单纯地仿效19世纪欧洲和20世纪美国的现代化,不论在理念上或形式上都存在着这种毛病,无创造性可言。他指出:“这种现代化只是一层虚饰,为顽固的机制加上装饰性的点缀,同时却不去实现这一概念所涵盖的改革。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缺乏真正的实质。”由于现代化的表面性保证了过去的继续统治,现实的变动性与传统的延续性、变化与无变化,在拉美各国同时并存。

由于在20世纪初或21世纪初,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生活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更好,在伯恩斯看来,“发展”、“进步”和“现代化”等字眼,在拉美都走了样。在“发展”的名义下,甚至连“能够满足人民需要并为他们提供文化福利的传统生存文化”,也往往遭到了破坏。故而他把19世纪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现代化分别贬称为“进步的贫困”和“发展的劫掠”。通过对这一地区长达一百多年现代化进程的剖析,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发展(应该)是为大多数人民

提供最多的好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拉美的“发展”、“进步”和“现代化”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他的结论是:拉美的现代化道路不足为训。

伯恩斯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的基本观点与约莫 20 年之后英国著名拉美学者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教授的结论几乎一模一样。后者在 1994 年出版的《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中指出:“拉丁美洲可以从自身经济史中学到很多东西。两个世纪以来,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许多事情没有发生变化……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地区的经济权力结构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社会权贵仍保持着自身利益的机能。”他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世纪的拉美经济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而不是成功的历史”。<sup>①</sup>他们二位目光如炬,循名责实,洞见了拉美现代化历史的真谛。

伯恩斯关于发展是为大多数人民提供最多好处的鲜明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领悟和把握拉美现代历史的脉络,而且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大胆探索、奋勇前进的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拉美的经验告诉我们,表面的现代化,特别是只求 GDP 增长的经济层面的现代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任何国家的发展问题。如果只考虑单纯的 GDP 年均增长率或人均 GDP 增长率,自 1870 年至 1950 年间,拉美的综合数字都高于西欧国家的综合数字或单个国家(如英、德、法)的统计数字。<sup>②</sup>80 年间表面上光鲜的数字并不能改变拉美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边缘地位。究竟如何看待拉美发展的问题,还可以从它们与美国相比较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经济史学者指出,1995 年拉美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人均 GDP 的 12.8%,这一百分比数字与 1900 年的百分比数字几乎完全相同。

毫无疑问,如果大多数人民没有获得最多好处,经济权力的运作又始终由一小撮人操盘,公正、公平的收入分配问题长期解决不了,甚至以恶劣破坏生态环境、无知无情又大量地消耗各类资源为代价,这样的国家能称得上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吗?无怪乎国际学术界近几年提出了“绿色 GDP”指标和

---

<sup>①</sup> 见该书中文版《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作者序”,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sup>②</sup> 参见英国安格斯:《世界经济千年史》,180 页、181 页、190 页、191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幸福指数等新的发展概念问题。由此出发,本书还提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拉美社会存在着传统(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发展”、后现代性等多元并存的“混杂现象”(Hybridity),认为争取基本需求和生存能力的斗争必须成为拉丁美洲未来的焦点。本书作者对学者们提出拉美算不算真正的发展中国家、能不能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通过自治制度与社团主义能否取代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机构等一系列需要质疑问难的理论性问题,一概采取了述而不作的立场,以让读者盘根究底,反求诸己。这是一种非常可取而又严谨的学术态度。

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对所谓的“拉美化”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说,这是个“伪问题”。又有人说,“拉美化”就是“拉美病”。也有人说,这是“现代化的陷阱”或“发展的陷阱”。更多的人认为,这是拉美发展模式产生的问题。愚见以为,许多论者都是心中装着为我国改革开放借鉴拉美的经验教训这一良好意愿而加入这场讨论的,因此见仁见智,纷纷扬扬,也是势所必然。但就拉美本身而言,就无所谓中国人笔下的“拉美化”问题。如果读者弄通弄懂并领悟了伯恩斯在本书中的基本观点(包括通读英国学者维克托·布尔默—托马斯教授的《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在内),所谓的“拉美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伯恩斯概括的“进步的贫困”和“发展的劫掠”10 个字,就是最简明扼要的回答。质言之,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与“发展”和“进步”伴生的长期结果,如果不能为大多数人民提供最多好处的话,都会出现这类问题。人们可以对本国人说,要防止“四小龙化”,也可以说,要避免“印度化”、“俄罗斯化”乃至“中国化”等等,不一而足。

这里请允许我回忆一下对伯恩斯教授的印象以及我们之间交往的一些情况。

我是在 1985 年秋季认识伯恩斯的。当时我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的机会,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以该校拉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的身份与他邂逅。伯恩斯是那里大名鼎鼎的教授,曾任该校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桃李盈门,弟子如云。他的道德文章、言行逸事,时常有人向我提起。我十分喜欢旁听他的讲课。文科各系的学生都愿意选修他的“拉丁美洲史概论”讲座,学生每次

多达 350 人。学生们知道,伯恩斯虽说是历史学教授,却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通过对拉美革命与变革、现代化与不发达、增长与发展、依附性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迫切问题的了解,学生们就能获得分析、观察、解释历史的能力和相应的知识量,因此学得十分充实。

在课堂上,他习惯沿着教室四周来回踱步,嗓门洪亮,吞吐抑扬而不失幽默。伯恩斯身躯颀长而健壮,穿着 60、70 年代的装束,一双碧蓝的眼睛不时闪烁着智慧的火花。讲课时,每当学生突然举手提问时,他总是耐心地予以解答。他以老师和朋友的身份对待学生,态度和蔼真切。他常说,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及其探讨问题的热情,对他帮助甚多。他多次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的《简明拉丁美洲史》是为他们而写的,学生们不断地提问,逼着他不断地思考、解答,不断地修订、增补,因此也是因为他们才能写成的。

伯恩斯曾任美国拉美史学会主席。他以观点鲜明、视角新颖和分析精辟而受到同行们的称赞。他在另一部力作《19 世纪拉丁美洲进步的贫困》<sup>①</sup>一书中,对民众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和关注,努力反映民众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真实遭遇。他认为 19 世纪拉美的现代化只是盲目模仿和采纳欧美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工艺发明,是一种表面形式的现代化;铁路、轮船、电力、机械、巴黎的时装、英国的纺织品等等“进步”的装饰物,虽然改善了上层人物和中等阶层的命运,却没有改变传统的体制结构,结果导致文化冲突、依附和贫困;它留给 20 世纪的遗产是“大众的贫困和持续的冲突”。拉美的出路在于以崭新的体制取代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并在 19 世纪得到加强的传统体制;拉美不能带着旧体制的桎梏进入 21 世纪。

对 20 世纪拉美发生的 5 次社会革命(墨西哥 1910 年革命、危地马拉 1944 年革命、玻利维亚 1952 年革命、古巴 1959 年革命和尼加拉瓜 1979 年革命),伯恩斯给予了充分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他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采取的错误政策,特别是谴责了中央情报局的罪恶行径。他认为:美国总是把拉美发生的事情一成不变地套入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和

---

<sup>①</sup> 1980 年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至 1983 年连印了 4 版。



共产主义斗争的模式,而不能理解拉美人民为争取变革而斗争的意义;美国政府自诩为民主政府的典范,却去维护拉美落后的体制和独裁统治。

进入 80 年代,伯恩斯还在报刊上不断撰文,抨击里根总统以“国家安全”为名卷入了反对尼加拉瓜的战争。1981 年后,他前后 6 次访问尼加拉瓜。他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专门开设了有关尼加拉瓜当代问题的讲座。他认为,美国与尼加拉瓜的冲突,是美国历史上卷入的时间第二长的战争,仅次于侵越战争。他在《尼加拉瓜展望》的杂志上写道,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孔特拉”)完全是一支由美国提供经费和装备并由其控制和指挥的雇佣军,它的 48 名高级军官中,有 46 名是索摩查独裁政权旗下的国民警卫队成员。

伯恩斯的无情揭露,使里根总统十分恼火。里根竟亲自出马,在 1986 年 3 月 11 日的午间新闻发布会上不指名地攻击了伯恩斯,指责他在尼加拉瓜问题上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说话。他一面称他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知名教授”,一面又说他犯下了“宣传和散布‘破坏性情报’的过失”,并请求“上帝救救他的学生”。

伯恩斯不甘示弱,随即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反击。一时间,报刊和电台纷纷报道他对里根中美洲政策的批评。他的坐落在好莱坞山丘上的住宅,顿时成了电视台 6 个频道的“播映室”。他又以《我和总统》为题在《洛杉矶周刊》撰文驳斥里根。他称里根为“自负的老艺人”,他本人才是“宣传和散布‘破坏性情报’”的行家里手。他写道,里根总统“在 1984 年 11 月,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向我们保证,苏联的米格飞机正在飞往尼加拉瓜”,并无中生有地说,尼加拉瓜把“整飞机、整火车和整船的枪支送到萨尔瓦多”。里根甚至要让美国纳税人相信,“尼加拉瓜的士兵们装成孔特拉分子,‘谋杀并残害’尼加拉瓜人”。里根的话毫无事实根据。伯恩斯认为,这位总统的花招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替孔特拉分子长期以来对老百姓实施的残暴行径开脱罪责。

在伯恩斯的抨击下,在里根讲话的第二天(3 月 12 日),美国官方不得不假惺惺地宣布,“孔特拉”分子已经与索摩查脱离关系,并要求“孔特拉”分子公布一项“对未来有意义的民主计划”。

伯恩斯后来风趣地说,这位“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还“不算是个太坏的家伙”,因为为了他一篇仅 500 字左右的短文,总统竟慷慨地提供了让他在电视台新闻节目上露面的机会,让他痛痛快快地面对全国观众讲述了整整 15 分钟,从而赢得了数以百万计的普通民众对他的青睐。他写道:“我的评论为历史的改变——虽然是小小的改变——作出了贡献”。伯恩斯在次年出版的《尼加拉瓜的战争:里根主义和怀旧病的政治关系》一书中,对里根政府丑恶的中美洲政策再一次进行了正义的审判。

伯恩斯勇敢捍卫自己学术观点和人格的大无畏精神,受到美国知识界和广大进步人士的赞佩。那几天,邻居、同事、朋友、学生以及一大批他不认识的人通过电话和便条纷纷向他祝福,甚至把大束鲜花送到他家门口。一位南加州全基督教理事会主席对他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也为你的学生祷告。我祈祷他们将继续学习真理。”

3 月 13 日,星期四,即里根讲话后的第二天。当他走进课堂时,学生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了他。我恰巧也在现场,作为旁听者参加他的现代巴西史讲座。开讲前他看到我坐在梯形教室的上端,就款步由讲台往上向我不走来,把我上周要向他借阅的英文本《剑桥拉美史》第二、三卷直接送到我的座位前。我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你大获成功!”他露出了喜悦而自信的神情,并会心地向我一笑。随着伯恩斯徐徐而上的步伐,我纵目四望,看见学生的眼里充满着对伯恩斯的无限爱戴和信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身感到,一位历史学教授竟能在数百位学生面前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亲和力。伯恩斯超群的才识与崇高的人格使他富有无穷的魅力,因此无论美国总统掌有多大的权力,都无法在他面前掩盖真理、真实和真相的存在和传布。

伯恩斯不仅以犀利的学术见解和尊崇气节的人格魅力吸引人,而且对中国和中国的拉美研究事业怀有美好的情感。他多次对笔者说:“凭你们中国人的亲身经历,你们最能了解拉美”;“张,什么时候,你们应当就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问题比较一下中国和巴西的经验。”对于拉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他单位到他那里去的访问学者,他总是抽出时间给予热情友好的接待。为了使我们的国际学术界尽早接轨,他把《简明拉丁美洲史》英

文第4版的版权无偿地赠送我们。他还不厌其烦地向我邮寄该书的插图和照片。伯恩斯还帮助中国学者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拉美学者结识。1986年初,笔者与英国伦敦大学莱斯利·贝瑟尔教授的一面之缘,就是经他介绍才结下的。后来,这位英国教授同笔者保持通信联系,渐渐地我们二人就翻译出版11卷本《剑桥拉丁美洲史》一事达成了共识。中文本《剑桥拉丁美洲史》现在除第9卷以外统统出版了,比同书西班牙文本和葡萄牙文版提前了好多年。该书的出版大大拉近了中国学者与国际拉美学者之间的距离,使中国人对拉美的认知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1988年9月伯恩斯还应邀访问过中国。在短短10天多的访问中,他不顾舟车之劳,在北京、上海和武汉作了许多次学术报告。他的精彩讲演受到拉美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湖北大学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同行们的好评。在京逗留期间,他还慨然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西班牙语节目组的采访。伯恩斯心中总是燃烧着一团助人为乐的火苗。与笔者同时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的一位巴西女教授孔苏埃洛·诺瓦伊斯·桑帕约,也受到了他无私的帮助。伯恩斯不仅让她与他共用一间办公室,而且专门请她以“巴西的政治进程”和“巴西的城市劳工运动”为题组织讲座,让她在异国异地一展才学。孔苏埃洛说,伯恩斯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激情”。

伯恩斯教授1932年生于美国艾奥瓦州,比我才大5岁,却于1995年12月19日因肝癌驾鹤西行了。按孔子73岁、孟子84岁中国古代男子的寿数来说,他实在弃世过早。若据国际上以65岁为老年人的标准看,他实际上是英年早逝。这位拉美问题专家,一生写了有关拉美的著作12本,论文150多篇。1991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书:《族长和家族:1798—1858年尼加拉瓜的显现》。去世后,他写的有关艾奥瓦州地方史的著作也付梓出版。他以专治巴西史而享有盛名。为此,巴西曾授予他里约·布朗库勋章。在19世纪拉美史和中美洲各国史的专业领域里,他也留下了传世之作。

1994年8月17日,他在致笔者的信函中说,他将于1995年初以终身荣誉教授名义退休,退休之后他将继续从事研究和写作,并打算乘火车去观